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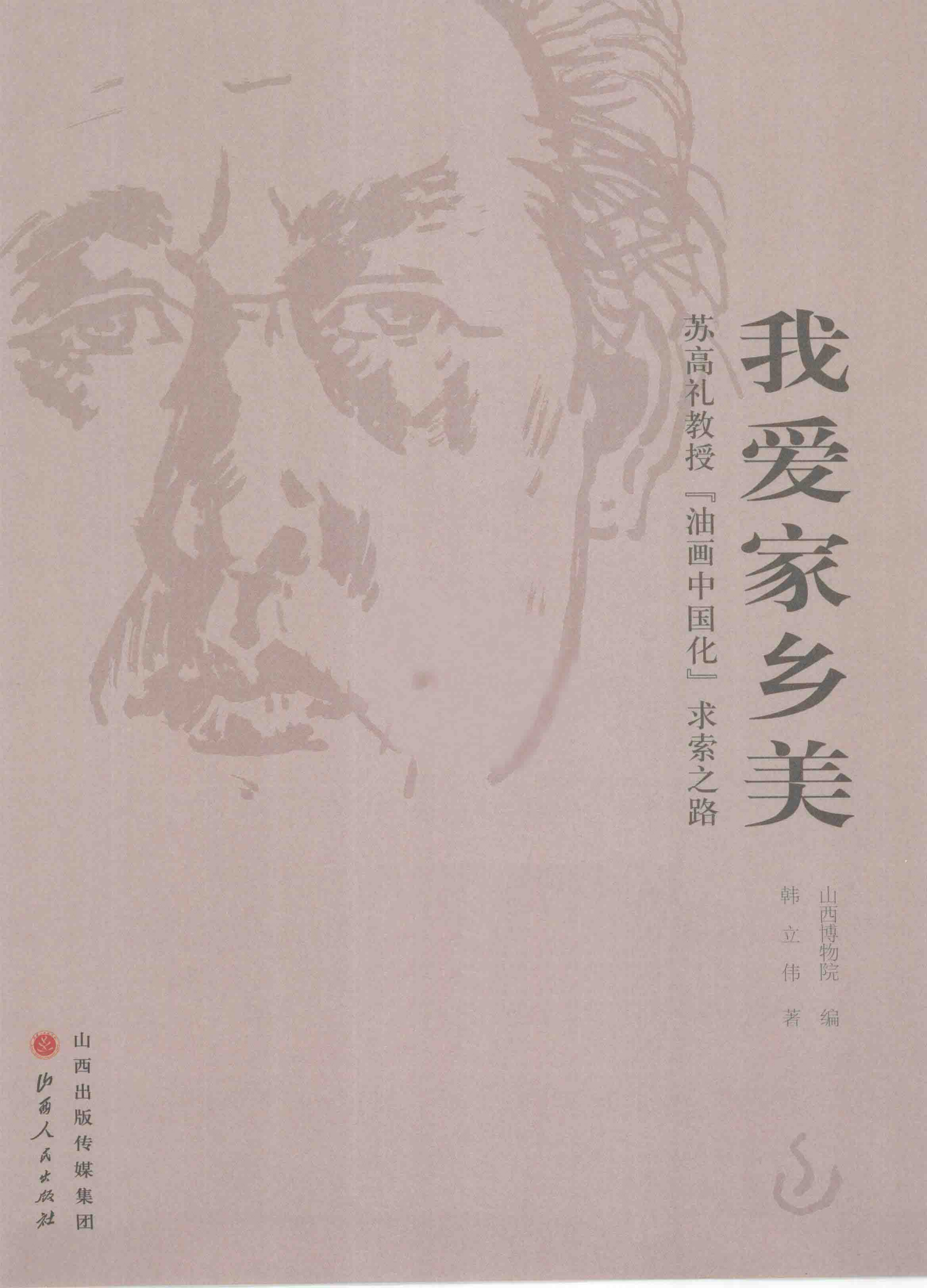
我爱家乡美

苏高礼教授《油画中国化》求索之路

山西博物院 编
韩立伟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我爱家乡美

苏高礼教授『油画中国化』求索之路

山西博物院
韩立伟 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爱家乡美：苏高礼教授“油画中国化”求索之路 / 韩立伟著.
—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9
ISBN 978-7-203-08743-4

I. ①我… II. ①韩… III. ①苏高礼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0149号

我爱家乡美：苏高礼教授“油画中国化”求索之路

著 者 韩立伟
责任编辑 刘小玲
装帧设计 后司视觉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 a i 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5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14年9月 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8743-4
定 价 1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为爱而艺术着（代序）

苏高礼一生深深地爱着家乡，爱着太行山，他的绘画也尽是这样感情的倾诉和表露。作为他的弟弟，我是深有体会的。在他的又一本画册即将出版之际，嘱我立足于兄弟的角度写一篇文章。我也想借机会诉说衷肠，表达我对他以及他的作品喜爱。

苏高礼的父亲是我父亲的亲弟弟，苏高礼又长我7岁，在两家男孩子中排行第三，小名叫三和，弟弟们都称呼他为三哥。

我的故乡南阳胜是太行山区一个美丽的小山村。村子依傍着的北山有一片片的果园，以桃杏树居多。村前是一片杨树林和绿草地，穿过树林草地，是一条清澈的小溪，经年流水不断。跨过小溪便是今阳泉市平定县有名的风景区药林寺山，又名清凉山。

虽然苏高礼7岁时就随我的叔父到石家庄市定居，但家乡在他心中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和眷恋。他经常提到，他对绘画的学习和创作始于对家乡的热爱和留恋，他要用笔把心中的家乡画下来，永远带在身边。

苏高礼最初的写生就是从家乡开始的。读初中之后，他每个暑期都要回家乡住一段时日，最初带的是画本、

铅笔，画农舍，画树林，画山峦。再往后就背起了画板，先是水彩，后是油彩，由画山水房舍到画人物，一直画到他成长为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学生，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近70年来，他的脚步由家乡一个太行山区的小村庄到昔阳县、左权县、河南林县……画大寨、画麻田、画红旗渠。在他的笔下，壮美的太行山水，勤劳善良的太行乡亲，化作了一幅幅饱含深情的美术作品。

太行山也展开她的双臂，紧紧拥抱这个热爱家乡、热爱美术、天资聪慧的孩子。苏高礼是我父亲、叔父两家中第一个走向城市的孩子，人又那么的有绘画天分，大家都引以为自豪。每年临近暑期，留在家乡的亲人就计算着三和快回来了，在等待中准备着。那时家乡亲人们的生活过得很清苦，基本温饱都是难以解决的。杂豆磨成细粉擀成面条也只能用来待客，零用钱也只能从鸡屁股眼里抠了。一个豆面，一个鸡蛋，我的母亲早早地开始积攒。她说不能让三和和我们吃一样的东西，孩子一年回来一次，不能委屈了他。

那时的我也不过七八岁，大哥参

了军，二哥在村里给人放牛，五哥大我两岁，一起读小学。三哥的回来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看着他画画，不知有多么的羡慕和崇拜，只有这时心中才有一点莫名的优越。

药林寺是苏高礼写生常去的地方，那时的山比现在要美多了。山顶是一片草甸，满山坡的杂木林散发着一种药的清香，山间一座寺庙因此得名药林寺，山又因寺叫药林寺山，又名清凉山。雨后清晨，站在山顶，看半山居雾，若岚岚青烟。微风乍起，云雾缭绕至山巅，三哥兴奋不已，说他摸到白云了。

一次，二哥到山上放牛，三哥跟着去写生，我和五哥也自然陪着一起去。那时的山里是有狼的，这一次我们便遇着了。牛群一受惊，本能地屁股顶着屁股挤成一团，头朝外，犄角冲着狼。我们几个兄弟吓得钻到牛肚子底下，看着牛和狼的对峙，一直僵持到狼的退却。事后，父母亲一面怪怨我们，说不该带三哥去；一面又安慰我们，说狼是有灵性的，不会侵害我们的，何况还有药林寺神灵的庇佑呢。几十年过去了，留下的倒不是什么后怕，这何尝不是弟兄们一种美好的记忆呢。

从那时至今，恍如弹指间，他为了这份热恋整整奋斗了近70年。退休后，我和苏高礼每年大都有一、两次聚会。每次相聚，谈话主题大都是关于对故乡的回忆和眷恋。忆及往事，苏高礼经常会提及两个人，一个是东窑妈妈，一个是表姐巧云。东窑妈妈是本族的一位大娘，因住在东窑，我们便习惯称呼她为东窑妈妈。东窑妈妈是极会讲故事的，且她把故事编成儿歌，孩子们是极爱听的。最生动的要数“五龙圣母”和“老鼠娶亲”的故事了。老鼠娶亲有花轿、有仪仗、还有伴郎、伴娘和媒婆，新娘子老鼠还穿着花衣裳。每次回乡，苏高礼都和东窑妈妈住在一起。夜间，躺在土炕上，听东窑妈妈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讲，在娓娓动听的讲述中进入梦乡，总也听不烦的。如今，东窑妈妈早已作古，尽管苏高礼当初已经把这首儿歌的歌词记了下来，但现在读起来远没有东窑妈妈讲的生动了。

表姐巧云是苏高礼儿时的玩伴。苏高礼常常回忆起她，忆巧英姐陪他玩，忆巧云姐哄他睡觉，说一定要专程去看看。前几年，我陪三哥回故乡，见到了巧云姐，两人都哭了，久久不

忍分手。

也是前几年，我陪着他作了一次故乡行，把记忆中他作画去过的地方走了一遍，了却了他晚年的一桩心愿。

我们去了崔家（庄）龙王山，那是东窑妈妈“五龙圣母”故事发生的地方。传说村里一位年轻美丽、聪明善良而又勤劳的女子，一天在河边洗衣裳，看见水中有一粒五彩小石子，甚是可爱。她先是在手中把玩，继而含在嘴里，谁知这粒小石子竟顺势滑进了她的肚子里。为此女子怀孕了，乡邻都说她怀神胎了。十个月后，就在崔家庄的半山腰里，一个树木葱茏的地方，人们发现这位女子坐化了。五条彩龙围绕在她的身边，祥光瑞云笼罩了整个山峦，方圆几十里都看得见的。于是，乡亲们就在这里建庙祭祀，祈求甘霖。山因此叫龙王山，庙叫五龙圣母庙。

如今旧址虽在，但庙院却已颓废，掩映在荒草丛中。伫立其间，我们都唏嘘不已。

我们还去了有亲戚的邻村夏庄、北后峪、鸦洼、桃庄等地。长辈们都已离世，晚辈们也大都不相识了。可一旦攀起亲戚来，一样的热乎，一样

的亲切。

苏高礼由对家乡的热爱扩展至对整个太行山的热爱，不仅体现在他一生以太行山为题材的艺术创作上，还体现在他身体力行，为那里的乡亲提供帮助。三年前，我陪他到昔阳县，说一个叫乔万英的农民要搞个人画展，他去给指导。那是二十多年前，乔万英才十几岁，爱上了油画，自费到中央美院进修。农民的孩子，家境并不宽裕。苏高礼不仅在学习上给他以指导，还帮助他解决了食宿困难。二十多年来，他俩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现在乔万英不仅可以办自己的画展，而且还先后办到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和瑞士。看得出来，三哥是由衷的高兴的。受过他帮助的人还有多少？这一位是我亲历的。

2009年，苏高礼向国家美术馆捐赠油画，并同时在那里举办画展。他自费邀请了家乡一大帮亲戚来参加仪式、看画展。他们都是农民，还大都带着孩子。高礼哥说，老人们均已作古，我就向晚辈亲人们做个汇报吧，他们也可以顺便来北京看看。

人老了，感情也浓缩了。这几年，

高礼哥一直邀请我们在山西的几个弟弟、弟媳们到北京聚聚，一再说费用他包了。我父母育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由于家庭的颠沛流离，竟没有留下一点历史记忆的珍藏。三哥苏高礼处却有——有大哥苏高仁中学时的一幅图画——《鸳鸯戏水》；有我读高小时他为我画的油彩画像；还有我们全家的合影照。这些物事算起来也半个世纪了，也算家庭中的历史文物了，感谢三哥。

苏高礼经常说他这辈子魂牵梦萦的是家乡，是太行山。他把自己的爱全部展现在他的画面上，他是把对家乡太行山的爱与对油画事业的爱融合在一起的人，他是一位为爱艺术着的人。

他退休之后就开始忙碌着整理他的画作，说要捐献给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给中国美术馆的捐赠仪式我是参加了的，也是第一次通过画展完整地看到他的作品。置身其中，我被震撼了，感动了，陶醉了，深深体味到艺术竟有如此摄入魂魄的力量。我看到了家乡太行山的亲人，亲人们住的古老的、石碓的窑洞；窑洞里摆放的古朴而又笨拙的家具；窑洞门口吊挂的一串串红辣椒，还有屋檐下半截高破缸里栽着的鲜花。太行的山、太行的水，太行山一层

层泛绿的梯田，茁壮的玉米努力地向上伸展着。见到大寨田里丰收的果实，敬爱的周总理笑了；红旗渠穿过太行山，清冽的渠水流进了祖祖辈辈缺水的林县……苏高礼的油画记录了一个时代太行山农村的风土人情，一个时代太行山人艰苦奋斗的业绩，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从而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读过他的画作的人。

因为大家都退休了，所以便有了充足的时间来欣赏他的作品，聊他的作品。每次和三哥见面，他都要让我谈谈我的感受。对油画这门艺术我是一窍不通的，但我能读懂苏高礼油画中的真挚感情。

他的画是透亮的，那山、那水、那土地、那庄稼在阳光下都活起来了，动起来了。靠了光，他的作品层次很丰富，很有立体感、美感、动感。他的作品很明快，不仅那青山绿水沁人心脾，就连那窑洞的每块砌石在光的作用下也显得十分生动。在他的笔下竟幻化出无限的勃勃生机，他的心底是光明的，绘画功底是深厚的。

他的画是古朴的、清纯的。苏高礼的画作大部分是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太行山农村为题材的，没有污染，

没有喧嚣，让人体味到一种安详和宁静，一种大自然的美，一种人性的美。毕其一生通过画作来反映上世纪太行农村风貌的画家不知还有多少，但无论如何，苏高礼的创作方向、艺术表现形式都是具有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点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我们国家处于“文革”动乱时期，民族正经历着一场磨难。苏高礼在创作上没有跟风，乱局中紧扣住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同时也寄托了他心中热切的期望，这委实难能可贵。

他的画是温馨的。读了苏高礼的画作，有一种游子回归故里的感觉。在他的笔下，有故乡的亲人，有亲人们居住的石头窑洞，有亲人们耕作的农田，收获的果实，有农家小院里的一切。他的画是植根于生活的，没有猎奇，没有张扬，没有哗众取宠，画

面上跳动的是一颗赤子之心。

苏高礼在创作的道路上一路走来，辛勤耕耘几十年，没有一点功利之心，其画作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已获得艺术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的美术教育还先后获得国家成人教育二等奖，北京市成人教育一等奖。晚年，他又将自己的画作捐献给社会，他的做人品格也是值得我们做弟弟的好好学习的。

在他又一本画册即将出版之际，写下这段文字，以表达对三哥苏高礼的兄弟之情，表达我们对于太行山的那份共同的爱。倘能由此而加深对他画作的理解，那就欣慰之至了。

苏高文
2014年8月

目 录

I	为爱而艺术着（代序）	苏高文
001	第一章	从南阳胜村带走的记忆
009	第二章	身揣5元钱进京赶考
017	第三章	走进新中国画家的摇篮
029	第四章	在列宾美术学院的日子
045	第五章	虎头山来了留苏大学生
057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困惑中的艺术坚守
079	第七章	为“油画中国化”负重拼搏
107	第八章	倾心素描、速写教学
127	第九章	画出心中的太行山
149	第十章	来自色彩的感悟 —— 撰写油画教学讲稿
165	第十一章	到巴黎考察欧洲艺术
181	第十二章	迎来丰收的秋天
197	第十三章	拿什么奉献给你
221	第十四章	生命没有休止符

第一章 从南阳胜村带走的记忆

一

1937年农历二月初六（公历3月18日），初春的天晴朗朗、蓝莹莹，但太行山里还是挺冷的。

在太行山东麓——山西省平定县临近昔阳县的地方，有个南阳胜村。这天，村里靠山坡的一户农家小院里，一个叫占荣的年轻媳妇和往日一样忙碌着，从体形上不难看出她是个临产的孕妇。

小院里有3孔窑洞，住着老父亲苏嘉年和两个已经娶了媳妇的儿子，爷仨尚未分家，各住着一孔窑洞。苏嘉年的大儿子叫苏忠，二儿子叫苏惠（字济周）。占荣姓魏，是苏惠娶的第三房媳妇，他的前两房媳妇都死于难产，其中一位留下了一个叫凤妮的女儿。为此，村里的人都说苏惠命硬克妻，今后很难再说上媳妇。

占荣的大（父亲）魏老头子却不以为然，他说：“我家占荣的命最硬，谁也克不动。”

占荣的娘家在邻村夏庄，出嫁时她对父亲的话深信不疑。这是因为，魏老头子小名叫心思，他在3个亲兄

弟中排行中间，精于算计，自打他们靠卖豆腐起家的父亲过世，便由他来执掌家业，哥哥和弟弟只管下地干活。他还在河北某个地方开染坊挣钱，几年后竟在夏庄盖了3处庄活（房院），哥仨每家一处。

占荣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魏老头子从小就对宝贝女儿说：“你在咱家是板凳面，那四个兄弟是板凳腿，就属你有福气。”占荣十几岁时，魏老头子突然接连几天昏睡不醒。西院的兄弟媳妇说他得罪了土地爷，魂在土地爷那里回不来；东院的哥哥去庙里给土地爷烧了纸香，他便醒了又活了好多年。所以，夏庄的人都觉得他有些神，叫他鬼心思。

但是，占荣嫁到苏家还是到鬼门关走了一遭，生头胎难产险些丢了性命。眼见媳妇命悬一线，苏惠赶紧翻看一本治疗妇科病的书，照书给占荣抄方抓药治病，一服药下去没效，就换第二服……最终竟救下了她的性命。这件事让占荣记了一辈子，也爱了丈夫一辈子。

平定县地处历代晋商外出的必经之路，当地历来有“要想富，走获鹿”之说，祖祖辈辈的平定人东出娘子关，



父亲 苏惠先生（字济周） 20世纪40年代



母亲 魏占荣女士 20世纪40年代

到河北获鹿县一带贩布匹、开染坊，做各种生意挣钱。苏嘉年不甘心两个儿子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讨营生，决定让大儿子苏忠在家种地持家；二儿子苏惠读过几年私塾，16岁时被送到获鹿的“德茂昌”杂货店学徒，最初年薪12吊钱，10年后年薪挣到50吊钱，成了店里收入最多的伙计，村里人由此便叫他们“获鹿家”。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

占荣嫁过来时婆婆已经去世。一天，苏嘉年穿着破三漏四的衣服外出要账，鞋也裂开了口子，占荣就把丈夫留在家里的旧褂给公公穿上，后来还定期给他做鞋穿，苏嘉年穿上可高兴了。还有一次，苏嘉年要她烧一锅开水送到窑里，占荣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公公是在窑洞里脱下裤子熏虱子。几年后，一家人给苏嘉年过生日祝寿，他坐在椅子上等饭菜时溘然辞世。

这天中午，临产的占荣在灶间给全家人做了午饭抿蝌蚪（山西人喜欢吃的一种面食），做好后人小锅大端不动，忙喊嫂子帮忙端下灶台。这时她突然想上茅房，没想到在茅房破了袍衣，赶紧回到自己和男人住的那孔窑洞。这次她顺产生下一个男孩，全家人高兴得不行。

按照当地风俗，苏惠的叔伯兄弟铁小用红布裹住一只大公鸡，喜滋滋地抱着赶往夏庄占荣的娘家报喜去了。铁小回来时，大公鸡身上又裹上了一

块绿布，叫做披红挂绿。在占荣坐月子的窑洞门前，哥哥苏忠点燃了一堆谷糠。据说，这可以防止鬼怪和二六野风作祟。到第20天头上，占荣娘家的大哥来到苏家，把占荣娘做的黄布腰腰（肚兜）给外甥穿上，他是除苏惠外唯一可以进入占荣产房的男人。

按照苏氏家谱，这个男孩子属高字辈，名字按仁、义、礼、智、信大排行，他出生之前，苏忠的长子叫高仁，次子叫高义，轮到他大名是现成的——苏高礼，父母起下的小名叫三和。

1937年是中国人没齿难忘的年份，日军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规模，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霸占华北、霸占中国的狼子野心全面暴露。

到了冬天，苏家人就赶上了躲日本兵，占荣和丈夫抱着高礼一直逃到太行山深处的圣堂村，投靠到苏忠媳妇的娘家避难。苏家逃难带了粮食，在圣堂村自己做饭吃，八九口人挤在亲家腾出的一间房子里，两个媳妇抱着高义、高礼和两个女孩盘妮、凤妮挤在炕上，男人们都睡地铺。日军进村的时候，全村妇女们都吓得把锅底灰抹在脸上，挤在炕上不敢出门……

1939年，“德茂昌”杂货店从获鹿迁到了石家庄，苏惠带着媳妇占荣、儿子高礼一同前往。不久，占荣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高智。后来，苏忠的媳妇又陆续生了高信、高文、高武三个儿子。家族人丁兴旺，哥俩对未来充满了期盼。苏忠的长子高仁该上



3岁的苏高礼 1940年

学了，哥俩商量后决定：老大高仁到石家庄上学，换回老三高礼在老家抚养。当然，这也有对苏惠在外谋生经济上不宽裕的考虑。

二

年幼的苏高礼十分不情愿离开父母。但没想到，回到老家南阳胜村竟是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流逝，苏高礼长大了，他被太行山区的蓝天白云、青山碧水，被村里牛耕地驴拉车、节日喜庆、婚丧嫁娶、庙会赶集、糊灯笼转黄河、耍龙灯的生活习俗所深深吸引，包括孩子们戏耍过家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烙印。凤妮姐姐出嫁时，高

礼和二哥高义做压轿童，欢快的唢呐、披红的花轿把凤妮姐姐送到了北后峪的婆家。没想到，一年后凤妮姐姐也死于难产。

每年阴历二月二十三，村里都举办庙会，这是全村的盛大节日。村民们浩浩荡荡地爬上西龙王山恭请圣母和青龙母子两位神仙，然后举行盛大的祭拜仪式和社火，这时老人们会给晚辈讲“五龙圣母”的故事。

相传很久以前，在 20 多里外的西龙王山下的宋家庄附近，有个蚕石村。一天，一位少女在村旁溪水里洗衣服，看见水面上飘来一块小小的五彩石，便捞起来含在嘴里，后来不慎滑入腹中。不久，家人发现少女竟怀有身孕。未婚先孕乃奇耻大辱，父亲一狠心把少女逐出家门，在卧龙山搭建了窝棚让她栖身，由家人每天给她送饭吃。不久，父亲给女儿送饭时大骇，只见窝棚顶上缠绕着 5 条黄、红、蓝、白、青色的龙，张牙舞爪地探出龙头。女儿忙劝阻说：“别闹了，这是你们的姥爷呀！”

当地 13 个村的百姓闻讯大喜，遂在西山修建龙王庙，尊少女为“五龙圣母”，将圣母的塑像安放在大殿中央，5 个龙儿的塑像立在圣母两旁。这 6 尊神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都塑在能移动的木架子上，属于“活架神像”。这样每个村子举办庙会、祈雨等活动时，村民们就可以恭请抬上属于本村保护神——黄龙或红龙、白龙、蓝龙、

青龙到场了。

南阳胜村的保护神是青龙。这青龙是五龙中的小弟弟，非常顽皮不听招呼。请青龙到村必须同时请怀抱棒槌的圣母跟在后面，不然青龙就会耍小脾气“扭架”，把抬神像架子的村民摔倒在地或扭进水坑里。

每年七月初一，13 个村的百姓聚集在西龙王山上的龙王庙，举办规模盛大的庙会唱戏、压鼓、闹社火，方圆 20 多里的村民都去赶庙敬香，香火旺盛，热闹非常。苏高礼跟着大人们逛庙会真是大开眼界，龙王庙里除了有龙王殿供奉圣母、五龙外，还有四海龙王像；佛殿里除了供奉着如来，还有十八罗汉像；阎王殿里判官、小鬼，各种刑具一应俱全；还有关公殿、岳飞殿、二郎殿、药王殿、仙公殿、财神殿等；庙院里还有一些小庙，如王母娘娘庙、南海观音庙、藏山太王庙、护独太王庙等。另外，苏高礼发现龙王殿里有一口泉水井，探头一看，见井里游着一条活灵活现的龙。他琢磨再三，发现这是殿梁上雕塑的一条龙的倒影，在微微涌动的泉水中，这条龙仿佛活了一样，这种奇妙的感觉从此留在了心里。

这一切深深触动着童年苏高礼的神经，雄伟的建筑、斑斓的色彩、神态各异的塑像和画像、顶礼膜拜的人群，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家乡始终有一种神圣的感情。

苏高礼在夏庄的老妗家，有一个



油画（写生）《文昌阁》 1986年

叫拉柱大爷的穷表亲，此人吸毒败了家，拉柱大娘只好带着女儿巧云借住在苏家。高礼与这娘俩同住在父母的窑洞里，拉柱大娘成了他的奶娘，比他大3岁的巧云就像他的亲姐姐。闲时，拉柱大娘经常用家乡话拉着长腔，不厌其烦地讲诵《老鼠娶亲》的神话故事，那如诉如唱的浓厚韵味始终萦绕在他的耳畔。

高礼5岁时，大伯苏忠把他和二哥高义送进私塾识字。

私塾设在村东头大庙下的窑洞里。教私塾的老先生成天板着脸，令孩子们望而生畏。高义的脑筋好使，每次背书都能顺利过关，可高礼就没有那样的幸运，有时背书不过难免挨板子。巧云姐姐虽不识字，但为了这个宝贝弟弟少受罚，每天晚饭后都监督他多背几遍课文。在他的印象里，上私塾就是每天在那孔光线昏暗的窑洞里，战战兢兢地背书、背书、再背书。

十年后，他开始美术创作，曾凭这段记忆画下了学生被私塾先生责罚



水彩画《忆家乡私塾》 1955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的作品《忆家乡私塾》，还有以凤妮姐姐出嫁场景为素材的《回娘家》，可见印象之深。直到老年苏高礼都认为，童年在南阳胜村生活是十分难得的人生体验，一辈子不管走到哪里，自己生命的根子都深深地扎在那里，家乡的山川树木土地永远滋养着他的情感。

1945年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到了。

没过多久，内战又起。

1946年3月，苏惠从石家庄回到南阳胜村，这次他想办两件事情。此时，苏惠在石家庄开了自己的小商店，卖自己压制的面条和油盐酱醋之类的杂货，已经有了一些生活基础。临行前，他对妻子占荣说：“三和已经8岁了，上私塾认了些字，该接出来上小学了。”占荣的命都是苏惠救的，对自己的男人向来言听计从。

苏忠十分赞同接高礼出去上学这件事，老哥俩对家里几个男孩的学习格外重视。苏惠要办的第二件事情十分重大，他要劝说哥哥苏忠尽快卖掉土地和窑洞，举家迁往石家庄另作打算。

苏惠是个聪明的男人。这几年在石家庄做买卖，他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和事，对国共内战的时局有自己的看法。他认同共产党将来会得天下的观点，对八路军在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政策有所了解，耳闻太行山解放区农村即将进行土地改革，他预感到老家人的生活将发生巨变。

苏忠一直生活在农村，无法理解弟弟的良苦用心，变卖祖业历来被乡邻视为不孝之举，更何况家里的土地在哥俩这辈儿还增加了一些，他相信等到不打仗了，日子自然就会好起来。另外，家里的3孔旧窑洞已不够用，苏忠已经备好材料，准备在村南自家4亩好地上盖一所新院子。对农村当家的男人来说，这是多么光鲜荣耀的事情呀，上无愧于祖宗，下对得起子孙。所以，他本能地排斥苏惠变卖家产举家外迁的想法。这不是败家吗？！

为此，老哥俩闹得十分不愉快。苏惠为最终没能说服哥哥而忧心忡忡，只好带高礼离开了南阳胜村。

三

事实证明，苏惠的预见是绝对正确的。

太行山解放老区很快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试点。

南阳胜村同样发生了剧烈动荡，土地改革是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是对最广大贫苦农民进行生存资源的重

新分配。

村里的一些土改骨干，对一些有劣迹民愤的地主家采取斩草除根的做法——“砸核桃”，即把人架到河滩用石块砸碎脑袋毙命，甚至一些流氓无赖闹内讧也有被“砸核桃”的。南阳胜村有个名叫八斤的人家，除一人出门在外，余下的七八口人全被“砸核桃”处死。还有就是对划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家——全部“扫地出门”，即没收全部财产。占荣出嫁时陪嫁有几件金银、红玛瑙首饰，一直存放在丈夫和自己的那孔窑洞里，全被农会土改骨干们抄走了。

苏忠一家也被划定为地主，由于苏家人平日为人谦和忠厚口碑好，他们在土改中保住了性命，但在苏忠和妻子的后背上，仍有遭受拷打被烙铁烫过的疤痕。苏忠和家人先被赶到一个牲口棚里住，后来农会干部把村西头老君庙的一间西厢房分给了他家，一大家子挤在一条大炕上勉强栖身。因为，“扫地出门”已是宽大处理。

这时，村里几名农会干部又记起了苏惠，立即派人到石家庄暗中察看。派去的人回来说：“这家老二住着租来的房子，吃的就是个‘糊涂’之类，家里没甚值钱东西。”苏惠一家四口躲过了一劫。

在土改中，苏忠唯一的女儿盘妮被迫嫁给村里张姓雇农的儿子。张家人对盘妮说：“嫁过来，能保全你全家人性命，不嫁就全家遭殃。”盘妮当时

只有十五六岁，嫁到婆家后要侍候一大家子人，受尽虐待，很快就衰老了。盘妮后来得了精神病，于1974年早逝。

不久，人民政府对太行山老区的“土改扩大化”进行纠偏，苏忠的成份被重新划定为富裕中农，但被贫雇农分走的财产丝毫无返，一家人依旧住在破庙里，唯一的变化是在离村里最远的山坡上分给了几亩沙石地。种沙石地的收获不够糊口，村干部便给苏忠开了介绍信，允许一家人外出讨饭。

还有两件事让苏忠、苏惠及众多子女纳闷了几十年。土改前，家里为盖新房滤好的一大池子白灰膏和攒下的盖房钱都神秘失踪了，分到苏忠家窑洞和房屋的村民刨墙、挖坑均寻不见。对于那笔钱可以解释为土改抄家时被偷，但那一池子白灰膏会长腿跑了吗？

土改运动彻底改变了苏忠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后来陆续离开了南阳胜村。“文化大革命”中，苏忠和妻子又被赶回了村，最后病死在老君庙西厢房家中。当然这是后话。

四

这是苏高礼记事后第一次出远门。

离南阳胜村3里远的夏庄村是苏高礼的姥姥家，先是舅舅赶着毛驴，把他和父亲送到平定县城。当晚，爷俩投宿在父亲的朋友家，城里人给高礼的最初深刻印象是吃饭用小碗，他

吃了两碗饭还不饱，却不敢再添饭了。再有，就是城里商铺的门也和村里的不同，是用长条木板一块块拼起来的。

从县城再往前走是阳泉，苏惠计划在此带高礼坐火车到石家庄。初上路时风和日丽，走着走着突然变成风雪交加，9岁的高礼穿着一双半新布鞋，紧紧跟着身背褡裢的父亲，不时用探寻的目光看着浑厚的山川、伟岸的白杨、闪亮的小河、突起的怪石……突然，胸中泛起一种陌生的令他振奋的心绪。成年后，他明白了，那令他振奋的东西就是太行山的雄魂。

几十里山路走下来，爷俩好不容易到了阳泉火车站。可是，车站的景象令人震惊，开往石家庄的火车上人满为患，车厢里早已水泄不通，车厢外面扒着人，火车头上站着、圪蹴着人。苏惠知道即便能买到车票，他也无法带儿子挤上火车。

苏惠说：“三和，没办法呀，这车是贵贱挤不上去了，咱得走着去石家庄啦。”高礼小声回答：“大（当地人对父亲的称呼），走吧，我能行。”

从阳泉到石家庄的铁路里程大约106公里，步行这么长的路，别说对初次出远门的高礼，就是对在外闯荡多年的苏惠也是头一遭。无奈，爷俩沿着铁路向前走去。石家庄就在前面，那里有温暖的家，那里有妈妈和弟弟在等待。

高礼记不清和父亲走了多少天，白天赶路，饿了父亲给他买冻柿子吃，



临写药林寺壁画《虎》1953年 山西博物院藏

晚上住车马店的大通铺。路上最令他害怕的是钻铁路隧道，爷俩只能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若遇到隧道里过

火车就惨了，身体必须紧贴隧道的石壁，火车带来的巨大气流和震耳欲聋的声响令他害怕之极，蒸气火车头喷出的水蒸气和煤烟、煤灰异常呛人，把人弄得蓬头垢面。

这一路走得艰难无比。

走出太行山时是个大晴天。

苏高礼迎着太阳走在前面，突然他扭头对父亲说：“大，太行山真好看！等到山绿了，树上还有好多大枣和柿子，又解渴又解饿。”苏惠听后没言语，望着儿子浑然一笑。随后，整整肩上的褡裢说：“三和，快走哇！就要到家了。”说罢，迈着强有力的脚步超过他，高礼紧紧地跟了上去。

一张洒满阳光的娃娃脸，一个稚嫩的童音顺着钢轨传向远方：“大呀，等等我。咱甚时还回来呀？”